

桂
云
苑

刊头书法 李自勤

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,听到最多的是对崭新一年的美好祝愿。“愿新年,胜旧年。”“新征程,新起点,一年更比一年好。”新年是个无法忽略的时间节点,生活的船儿驶向了停泊的码头,同时也意味着即将开启又一次扬帆远航。这样的時候,人們总是豪情万丈,一颗心仿佛是鼓满了风的白帆似的。

很多年里,我也是怀着这样的期待迎接新年的。可是最近两年,我的心态淡然了许多。新的一年,不必胜过旧年,也无需制定

岁岁年年,“依旧”最美

□ 马俊

太高的目标,顺其自然,平稳前行。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,风平浪静未尝不是最好的状态,岁月静好才是人生最美的模样。新的一年,只要生活依旧平淡,日子依旧安稳,亲人依旧相亲相爱,朋友依旧彼此信赖,孩子依旧健康懂事……只要依旧能感受近在咫尺的快乐,依旧能发现身边风景的美好,依旧能把握心里的幸福……就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岁岁

年年,“依旧”最美。

我的这种心态,主要是年龄和经历赐予的,另外还有自己内心的不断调整。

我很满意当下的状态。过去的一年,我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,虽没有大成绩,却不断有小收获。我的写作状态也是如此,随心而写,顺手而为,不求有大成绩,但求时光不虚度。这几年爱人的工作也趋于平稳,记得年

轻时,我总要激励他创业,希望他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。每年新年到来时,我会给他制定目标。如今我明白,平淡是我们的最终归宿。只要依旧脚踏实地,只要依旧认真用心,就足够了。儿子如今上大学,女儿上中学。我经历过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过程,曾经“鸡娃”,可是如今明白了,我自己本非“龙凤”,何必苛求儿女成龙成凤?只要依旧健康快乐,只要依旧善良诚恳,只要依旧积极努力,只要依旧阳光开朗,就足够了。岁岁年年,“依旧”最美。

朋友夫妻节前来寒舍叙旧,午餐他指名要吃春卷,理由是“好这一口”。好在冰箱里有前一包好的春卷,而且是朋友心心念念的素春卷。按照他俩的说法,你家的素春卷别具一格。记得这还是母亲生前最拿手的家乡味,不像人家的馅是黄芽菜肉丝、韭菜豆腐干、豆沙等大路货。

炸好的春卷端上桌,色泽金黄,外酥内嫩,蘸着米醋,他俩一个劲点赞:好吃好吃。我家的春卷馅料用的是荠菜、豆干和冬笋丁三色拌和,妥妥的素春卷。咬一口,春卷皮香脆,馅料奇鲜,尤其是荠菜碧

春卷里的春夏秋冬

□ 金洪远

绿生青,颜值夺目,很是吊胃口。他考我,应该知道春卷的来历吧。

鄙人不才,但知晓宋时福州有个书生,为了温书应试,整天埋头攻读,常常废寝忘食。他的妻子心疼他,把米磨制成薄饼,以莱肉为馅,包成卷筒形,既当饭,又当菜。这种小吃后来定名为春卷。我还告诉他,春卷各地名称有叫春盘,博饼,也有叫炸春的。我小心翼翼地回应,朋友是资深报人,博闻强识,

是肚皮里有货的主,在他面前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
他笑道,其实你家的素春卷一年四季都在里面。他指着荠菜说,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是不是春天的信使;那春卷皮是不是夏天丰收的小麦轧制;那秋呢,我不解。他回应是香喷喷的黄豆是秋的馈赠。冬笋就不用解释了,顾名思义就是。众人抚掌大笑,笑声里,一大盘素春卷来了个底朝天。

没有想到,母亲从老家传承下来的素春卷竟有这么多学问,听朋友“一堂课”,让我长知识啦。

挂起的年味

□ 陆金美

棋友老马在自家院子前的歪脖子树上,挂晒着猪肉、猪头、猪香肠、猪肚、鱼、鸡鸭鹅等咸货。他偏偏在这些咸货中间挂个大红的中国结。天气很好,这些咸货在金色的阳光中,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隔日我又找老马下棋。老远就见老马院前歪脖子树上挂着“年味”两个大字,走近才看清树上的字是用晒的咸货精心搭配组成的。猪头挂在两字中间,大红的中国结就贴在猪头上,一幅好看的年画,红彤彤的色彩,顿时让我感到年味浓浓。我夸老马手巧,把晒的咸货分挂树上,组成年味字画,了不起,不愧是美术编辑。他听完乐呵呵说,现在人们都说找不到年味,我想何不用腌制的咸货,在自家院前的歪脖子树上组挂一幅年画,让小区的年味浓起来。他边说边把一根长竹竿收进了院子,然后拿出象棋,我们坐在院子的太阳下,喝茶下棋。他边下棋边告诉我,把腌制的咸货分挂在树上,组成“年味”两字,他是动了一番脑筋的,晚上在院子里放了几张大白纸,在上面用咸货摆字,那块肉做一横,那块肉当一竖,那只鸡做撇,那只鸭当捺,按照想好的字“年味”进行摆,肉多的就用刀割下,少点就补上。老伴见状,说我闲得没事,还不如拖拖地板,养养花。我对她说,把咸货组字也是劳动,既动手又动脑。老马说着抬头又瞅一眼自己的杰作,开心地摸着棋子笑了。

老马在树上这么上下一组挂,立马使小区有了年味。一日,美术学院的一群学生,他们背着画夹,跑到老马院前

每个人对年的期待都是不同的,我小时候,最盼望的便是那一身崭新的新年衣裳,而母亲,便是那手持针线、编织梦幻的巧匠。

母亲总是早早备下布料,摸着那软乎乎的布面,满心都是欢喜。她把布料平铺在老旧的案板上,阳光从窗棂缝隙挤进来,洒在上面,勾勒出岁月静好的轮廓。母亲眯着眼,拿着粉片轻轻划线,每一道痕迹都精准无误,宛如她为生活勾勒的蓝图,简单却满含热忱。裁剪时,大剪刀“咔嚓咔嚓”,像是奏响的序曲,碎布头纷纷落下,似冬日初雪,带着利落与畅快。

夜晚,昏黄的灯泡晃晃悠悠,在墙上投下斑驳光影。母亲坐在床边,戴上顶针,穿好棉线,开始缝衣。线在她指尖穿梭,银针一上一下,带着微微的寒光,刺进布里又钻出来,拖出一条匀整细密的线脚。我趴在一旁,眼睛随着那针起针落,时不时问母亲:“啥时候能做好呀?”母亲便会温柔地笑笑,用下巴蹭蹭我的脑袋,说:“快啦,闺女别急。”她专注得很,偶尔扎到手指,也只是迅速把指头放嘴里吮一下,又接着缝,仿佛这新衣有着魔力,能缝进她所有未宣之于口的爱意。

新衣雏形渐显,领口、袖口都镶着精致的花边,那是母亲额

外费心思加上的,她说女孩子家就得漂漂亮亮。盘扣更是一绝,母亲用彩色丝线缠绕、弯折,小小的扣子在她手中化为灵动的蝴蝶,栖在衣襟上。我试着穿上半成品,在屋里转圈,肥大的衣衫晃荡着,母亲在一旁笑得开怀,眼中映着我的喜悦,满是宠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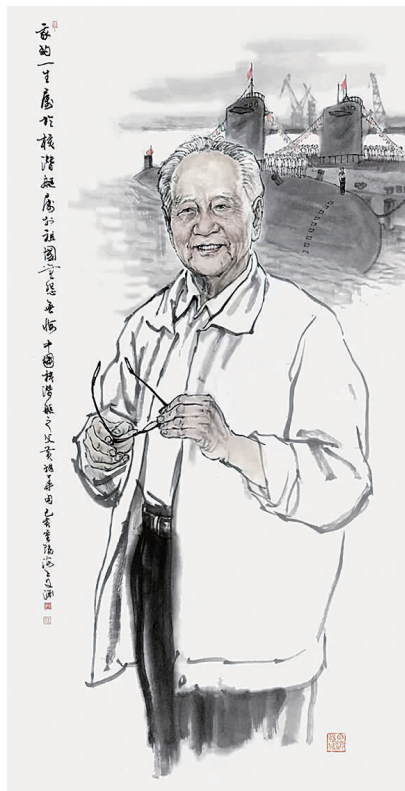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年三十,新衣终是交给了我。我迫不及待套上身,崭新的布料摩挲着肌肤,暖融融的。站在镜子前,看着精神又洋气的自己,兴奋得直蹦跳。母亲在一旁,双手在围裙上蹭了蹭,帮我抻平衣角,理顺发丝,轻声道:“俺闺女真俊。”那些熬夜缝衣的疲惫,都被此刻的欣慰冲刷得一干二净。

后来,日子宽裕了,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成衣随手可购,不再需母亲一针一线熬制。可过年时,母亲还是会执拗地为我准备一套她亲手做的新衣。有一回,我无意说外面买的样式更好,母亲眼神黯了黯,嗫嚅道:“买的哪有娘做的合身、暖心哟。”那一刻,我才惊觉,这新衣承载的远不止蔽体的功用,它是母亲绵延岁岁年年的守护,从生活的琐碎里抽出丝丝缕缕的爱,用耐心与巧手织就。

岁月偷走了母亲的青春,她的眼睛渐花,手也不复往昔灵活。可那缝在新衣里的母爱,从未褪色。

缝在新衣上的母爱

□ 吴昆



哀痛,巨星陨落!

中国工程院院士,共和国勋章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,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,黄旭华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,享年99岁。 奚文渊

作画,还称赞老马有艺术细胞。老马开心得像个孩子,眯着眼睛,甜甜地笑。老马的妻子见这么多学生,在院外画她家歪脖子树上挂晒的咸货,嘴上对学生说,他就是闲的,没事找事做。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小区的居民也跑过来看热闹,都赞老马有文化,把年味挂到树上了。

很快小区的人们也染上了老马这个“毛病”。他们在院子里也把过年的咸货进行组图大晒:南方的、北方的、东部的、西部的。东南西北,四面八方,各种各样的过年的咸货组挂成一幅幅好看的年画,飘着年味,从小区的树上,阳台上向大街小巷飘去。正如央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解说词所说:这是盐的味道,山的味道,风的味道,阳光的味道,也是时间的味道,人情的味道。还别说,每天一家人坐在桌前吃饭时,单看院中或阳台挂晒的咸货组挂的不同喜庆的字画,大家就多了一份喜悦和期盼。就连走在小区的行人,看到此景,心里都是年味浓浓。